

成都出版社

花落花开



〔回〕李昌旭著





花 落 花 开

李昌旭 著



494457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四十余年的历史跨度，通过成都两家三代人的曲折命运和激烈矛盾，以及潮水般涨落的情感纠葛，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普通中国民众平凡而坎坷的生活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并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共和国艰难的成长历程。该书故事复杂多变，扣人心弦，人物刻画细腻丰满，个性鲜明，情感描写朴实真切，催人泪下。

淡淡的暮霭轻柔地裹缠着蜿蜒起伏的龙泉山，晚霞从山峦的褶皱中挤出来，把最后一抹金黄洒向大地。

苍翠葱郁的杂木林从山峦向沟底铺展延伸，连绵不绝，覆盖着奇峭险峻的群山。

山风掠过，林海翻涌，低沉的涛声如老人苍劲而深沉的叹息。

两山相间的缓坡上，散居的农舍星星点点。

弯弯曲曲的石板小道，时隐时现，时宽时窄，象经络一般伸向农家小院。

青石板上，一个个圆圆的小坑，光滑得胜过了人工的雕凿。

石片砌成的院墙，低矮、古朴、厚实。

墙外，一簇簇楠竹挺拔、粗壮，直指苍穹。

缕缕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在晚风中挣扎了一瞬，被卷走了。

.....

这一切，既显示出了大自然的恢弘气势，又让人感受到它与外部世界的隔绝。

长满青苔的石壁上，镌刻着“龙眼潭”三个字。字迹被风蚀雨打，已显得模糊不清了。

岩壁的凹进处，一股细如泪珠的山泉，缓缓滴入一个石缸般大小的水潭，发出好听的叮咚声。

浅浅的潭水，清澈见底。

年轻的赵淑花挑着大水桶，沿山道走来。

晚霞在她身后铺上一片诱人的桔红，勾勒出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

她停下脚步，站上潭边的青石条，从木桶里拿出一只乌黑光亮的木瓢，伸入潭中。

平静的潭水晃动起来，投在水中的霞光被搅碎了。

赵淑花用木瓢往桶里舀水。

细嫩的手臂上，有一道显眼的疤痕。

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坡下传来。

赵淑花抬起头，顺手将垂在额前的秀发拢向耳际。

彭水根急匆匆朝潭边奔来。

“水根哥……”赵淑花欣喜地站起身，迎上两步。

彭水根大口喘息着，满脸紧张，“淑花……我妈……”

“啥子事这么急呀，慢慢说嘛。”赵淑花转身舀了一瓢水，递给水根，眼里透出关切：“来，先喝口水。”

彭水根咕嘟咕嘟地喝下几口，喘了喘气，问：“你爸呢？”

“给沈媒婆一起，到朱家沟替我哥开草八字去了。”赵淑花说完，不解地问：“你问我爸干啥子？”

“听我妈的口气，她要去找赵大伯闹。”

“找我爸闹？”赵淑花一怔，“为啥子？”

“还不是……为我们的事。”

“你妈这一闹，全村不就都晓得了。”淑花眼里闪出焦急，“你，你怎么不劝劝你妈呢？”

“劝了，劝了好半天，可我妈那个脾气……”彭水根顿了

顿，“我想，是不是喊你爸避一避风头。”一出屋，天半
“你是说叫我爸藏起来？”淑花脸上涌出一丝不悦，“亏你
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我爸又没有欠你妈的谷子还你妈的糠，凭
啥子东躲西藏？”

“那你说该咋办呢？”

“你问我，我又问谁呢？”淑花想了想，又说：“你不是常
常说，你妈遇事都迁就你吗？”

“对了！”水根来了劲，“我马上回去拦住我妈，要是拦
不住，我就要横，保管把她唬住！”

淑花望着水根那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抿嘴一笑，脸上
绽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那……我走了。”水根眼里透出依恋。

“嗯。”淑花深情地望着水根，点了点头。

水根迈出两步，又转过身来：“晚上老地方见。”他冲淑
花挤了挤眼，一溜烟往山下奔去。

赵家的院坝里，赵承甫的小儿子赵光亮，正气呼呼地对
哥哥赵光远吼叫：“你呀，太没出息，你明明喜欢秀秀姐，秀
秀姐也在巴心巴肝地等你，可你从来不敢在爸面前提半
句！”

赵光远垂着头，闷坐在石凳上，一声不吭。

他身后，一株粗壮的桃树已绽出毛茸茸的嫩芽，鼓胀的
花骨朵含苞欲放。

“你说话呀！聋了？哑了？”赵光亮的情绪越加急躁。

赵光远慢慢地抬起头，清瘦的脸上布满了酸楚和悲凉，他
两唇嚅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可又什么都没说出来。好

半天，他才噓出一声似哭似泣的叹息，头又沉沉地垂下了。

赵光亮望着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中涌起一阵怜悯和同情。他走上前，蹲在哥哥身边，带着稚气的脸上透出关切：“哥，秀秀姐是个好人，吃了不少苦，你不能对不起人家呀！哥，你就横下一条心，向爹挑明吧！哥……”

“你爸不会同意的。”坐在一旁的赵承甫的妻子为难地说：“他已经去朱家沟给你哥开草八字了，要是八字一对上，这亲事就算定了。……”

“妈！赵光亮不满地打断母亲的话：“这头还没撂平，你又来凑热闹。这八字对不对得上，天才晓得！”

“毛桃子娃娃，你懂啥子？这八字灵验得很哪！”赵妻嗔怪地瞥了儿子一眼，随即又叹了口气，脸上涌起怜悯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秀秀人是不错，可谁叫她是个寡妇呢。”

“寡妇又咋个了嘛？男人还没有把她娶过门，就死了，未必就让人家背一辈子黑锅？工作队的同志说，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就没说寡妇要矮人三分！”光亮说着，转身望着光远，“哥，你实在不敢说，等爸回来，我替你说！”

“不、不不！”光远惊诧地抓住弟弟的手腕，哀求道：“你、你别急，千万别急，你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想！想！想！想个屁！等你想好了，稀饭都化成水了！”赵光亮火气一下又冲了上来，“你求我帮你，我要帮你你又害怕。你呀，一辈子都是个耗子胆，在爸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响！”他一把扳开哥哥的手，冲出院门。

赵承甫踏着石板小道走来。

他四十岁左右。穿一件洗得发白却很干净的土布长衫，前

襟被撩起来，扎在腰带里。青灰色的光头上，罩着一块磨盘似的白布头帕。黝黑的脸膛和细密的皱纹，让人感受到山里人的艰辛。清癯的脸上那双不大的眼睛，透出普通山民少有的精明与自信。

赵承甫停下脚步，轻轻吐出口长气，抬眼望去——

他的家已在视野中，几笼绿茵茵的楠竹参差错落，耸立在房前屋后，遮住了小院的全貌，透过竹丛的缝隙，可以看到灰蒙蒙的茅草房顶。

赵承甫下意识地在胸口上摸了摸，脸上掠过一丝隐隐的兴奋，随即他加快脚步，继续拾级而上。

石砌的院门出现在他眼前，门柱两旁，被风雨洗刷得败了色的红纸对联仍然格外醒目。上联写着“人民翻身作主人”。下联写着“国家解放永太平”。门楣的横联是“共产党好”。

赵承甫正要推门，一个火辣辣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赵大哥！赵大哥——”

话音刚落，水根妈已赶到赵承甫跟前。

“三嫂，找我有事？”赵承甫客客气气地问。

“当然有事罗，常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她语气中夹着明显的酸味。

“那……”赵承甫微微一愣，“进屋坐吧。”

“不用了，就几句话，说完就走，家里还煮着猪食呢。”

“妈！妈！”彭水根风风火火奔到跟前，“妈，你回去！”

“嗤！”水根妈瞅了儿子一眼，“我给赵大伯摆点龙门阵，你咋咋呼呼吼啥子？”

“我叫你回去！”彭水根不由分说，抓住母亲的手腕往回

扯。赵承甫说：“水根，你妈有事给我说，让她进屋坐坐嘛。”

“赵大伯，她没啥子说的，真的。”水根说着，用力一拽，水根妈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你、你疯了！”水根妈吼道。

“你才疯了！叫你不要说，就不要你说！”

“老娘偏要说！”水根妈一下火冒三丈，“我要再不说，你这个瘟丧就要毁在那个荡妇手里！”

“三嫂，你、你这话是在骂哪个？”赵承甫已感到水根妈是来寻衅闹事的。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未必还要我捅破？”

“三嫂，话还是说明白的好，有啥子你就直说。”赵承甫压着怒气，仍然心平气和地说。

“哼，我说出来，你可不要蹦起八丈高！”

“妈！”彭水根牙关咬得格格作响，“我求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初一不说，十五也要说！戳穿的鬼才不害人！”水根妈一副横了心的样子，全然不理睬儿子的劝阻。

“那……”赵承甫扫视了一下四周，“那就进去慢慢说吧。……”看得出，他担心一旦吵起来，让四邻听见。

“进去就进去，我肯信你把我吃了！”水根妈几步冲进院子。

赵承甫尾随跨进门栏。

“嗨！”水根忿忿地一跺脚，转身朝坡下奔去。

一座古朴而破旧的石拱桥，桥下没有水，乱石缝中长满了茂密的杂草。

赵淑花挑着水桶走过石桥，她停下来用衣袖擦着额头的汗水。

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退了，大地顿时变得一片昏暗。

彭水根从坡上急匆匆跑来“淑花，我……我没拦住我妈，她……”他说着，急得泪水在眼里涌动。

“现在呢？”淑花一愣，站起身来。

“不知道，不过，我妈那张利嘴是从不饶人的，恐怕……”

一阵喧闹顺着风，从坡上断断续续飘来。

两人倾听着，声音模糊不清。赵淑花意识到事情严重，她赶忙挑起水桶，快步登上缓坡。

“淑花！”水根冲上两步，想阻拦她，“你就不要去，人多了，我妈反而更要发人来疯。”

淑花没有理睬，挑着水朝前走去。

赵家院门前，稀稀落落站着几个看热闹的乡亲。

水根妈站在院坝中央，扯起嗓子大声吼叫。显然，双方争吵已很激烈。

“哟，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好货色呀，磨子湾有名的大地主王驼子的儿媳妇，反动派那边的坏人！”

“你……你胡说！”赵承甫气得脸色铁青，“我女儿是被王驼子抢去的，全村人那个不晓得！”

“我不管是抢去的，还是心甘情愿去的，总之她是地主儿子的婆娘。哼，要是不解放呀，恐怕要骑在我们头上肩屎罗！”

水根妈说得长声吆吆，绘声绘色。

看热闹的乡邻中，有人发出几声嘻笑……

赵淑花走上宝坎，就听见水根妈的声音越出墙头：“幸好哟，现在世道变了，吃不开了……”

淑花放下水桶，忐忑不安地走向院门。望着堵在门口的人群，她犹豫地停下脚步。

水根妈火爆爆的声音继续传来：“既然逃回娘家，就该规规矩矩，嗨，想不到又来勾引我清清白白的儿子，大家说说，是不是个骚货呀！”

人群中又有人发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和讥笑声。

淑花惊呆了，压在胸中的委屈骤然涌了上来，她无力地退到墙边，眼眶中布满了晶莹的泪花。

院坝内，水根妈更来劲了，她双手叉腰，继续发挥：“俗语说得好，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赵老哥子，你枉自还读过几天私塾，平时总爱咬文嚼字，绷起是有点学问的人，我问你，一个女人能玩两个男人吗？”

“你……”赵承甫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说呀，你说呀！说给大家听听呀！”水根妈酸不溜溜地追问。

赵妻实在忍不住了：“三嫂，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咋能全怪我们淑花呢？”

“啥子啊，嫂子真会说话呀，”水根妈嘲弄地瞅了一眼赵妻，“这个巴掌要真拍响了，你一个女儿就有两个男人了，好福气哟！”

“我……我啥时说过想两个女婿？”赵妻一下有些发傻。

“闭嘴！”赵承甫正满腹屈辱无处发泄，掉头冲妻子狠狠地吼了一声，随即一拳重重地击向自己的大腿，“唉”的一声叹息，一屁股跌坐在石凳上。

“三婶……”一直蹲缩在院坝角落的赵光远不安地瞟了瞟父亲，怯生生地说：“三婶，你就少说几句，有事慢慢商量……”

“凭啥子不说！”水根妈不屑地扫了光远一眼，“灯不挑不亮，话不说不明！”

“三婶，都是老乡邻，何苦闹得这么僵嘛。”光远的声音几乎是在乞求了。

“我咋敢给你们闹呢？”水根妈瞅着赵承甫，指桑骂槐地说：“板板门对板板门，笆笆门对笆笆门，我那个没出息的傻儿子，想高攀地主少爷的太太，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你太过份了！”赵承甫实在遏制不住了，从石凳上蓦地蹦了起来。

“老汉儿！”赵妻惊慌地扑上前，拼命拦住怒火中烧的丈夫，然后掉过头，可怜兮兮地对水根妈哀求着：“三嫂，你说话可要凭点良心哪，淑花在王家吃够了苦，受够了罪，她身上的伤，到现在还没有好完哪……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她的声音完全走了调，哽哽咽咽的不成句了。

院门口的乡邻全都愣住了，人们面露惊讶，无声地相互望了望，年长的女人忍不住发出同情的感叹。

“谁叫她是只不下蛋的母鸡。……”水根妈轻声嘀咕了半句，当她感到院内的气氛已变得死一般沉寂时，只好把后面的话咽进肚里了。

赵淑花紧靠院墙，胸脯急剧地上下起伏着。水根妈恶毒的话语如刀一般剥开她昔日的创伤，感情的大波在胸中冲撞着，阵阵隐痛，钻心透骨，但她竭力克制着、克制着……

母亲断断续续的啜泣声透过院墙：“淑花呢，你的命咋这么苦啊……淑花呢……”

终于，泪水如喷涌的山泉，夺眶而出，顺着淑花苍白的脸颊，簌簌地滚落下来……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刚刚露出脸蛋的圆月又被一团浓云遮住了。

赵承甫闷坐在院外的石梯上，大口地吸着叶子烟，又大口地吐出一团团白色的烟雾。

烟头上的火光时明时暗，映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赵淑花走到他身后，站住了。

“爸，”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赵承甫没有回头，也没有应声。

“爸，吃饭了。”淑花又说。

赵承甫仍旧纹丝不动，象一具木雕。

赵淑花不知该怎么办了，她垂下头，也呆呆地站立着。

一阵沉默后，赵承甫开腔了：“你先回去吧，我想歇一会儿。”身体依然不动。

“不，”赵淑花低声说：“妈和哥都在等你。”那声音含着哀求的语气。

赵承甫轻轻吐出口长气，将手中的烟杆在石头上磕了磕，慢慢站起身来。

神龛上的菜油灯火摇摇晃晃，发出昏黄微弱的光。

凸凹不平的方桌上，摆着两碟咸菜，一家四口默不作声地坐在桌前吃晚饭。

赵妻不断地斜眼瞟着丈夫，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虑。

淑花用竹筷在土碗中搅动着，看得出她也没有一点儿胃口。只有赵光远，低着头大口吃着掺合红薯的稀饭，不停地喝得“咕咕”作响。

赵承甫端起饭碗送到嘴边，停了一下，又将碗放下了。

“老汉儿，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赵妻关切地说。

赵承甫没有搭理。

“我说呀，犯不着跟三嫂那种泼妇动气，”赵妻继续唠叨，“再说气是软的，饭是硬的，不吃东西，身子要吃亏的。”

“啪！”赵承甫烦躁地一击桌面，“你少啰嗦几句行不行！”

赵妻一下傻了，垂下头不再出声。

淑花慌忙站起身，收拾被父亲打翻的饭碗。

赵光亮急冲冲跑进屋内，“爸，村里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还在这儿吃年夜饭呀？”

“我不去，”赵承甫铁青着脸说。

赵光亮一下察觉到屋内的气氛不对，他望了望淑花，发现姐姐正向他递眼神。

赵光亮冲父亲调皮地笑了笑，在木凳上坐下，“爸，我等你慢慢吃，吃完了再去。”

“我说了，我不去！”赵承甫冷冷地说。

“这……这怎么行呢？爸，眼下有坏人利用春荒，煽动群众反对工作队，反对征粮，今天工作队要专门谈这方面的事，

很重要的。”

“该交多少我交多少，一颗也不少。”

“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嘛？”赵光亮急躁起来。

“怎么，你又想来教训我了？你是嫌我的气还没受够吗？”

赵承甫撑起身来，脸上透出威严的神态，“在外面混了几天，回来就想管老子了？你休想！”

“哎，你哪来那么大火气，我又没惹你。”赵光亮一下给搞懵了。

“爸，”淑花赶忙凑上前劝慰，“你别生气了，就算光亮他不懂事……”

“你更不懂事！”赵承甫憋在肚里的火一下泄了出来。“回到家里才两三个月，就给我惹事生非，干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爸……”淑花惊诧地望着父亲，委屈的泪水一下盛满眼眶，但她忍住了，一扭头跑出屋门。

赵光远不安地望着父亲：“爸……你歇着，我去开会。”

赵承甫没有吭声。

“快走呀！”赵光亮不耐烦地催促道。

“呃，马上马上。”赵光远说着，“咕咕”地将剩下的半碗稀饭喝完，才站起身来。

赵妻推开房门，走到淑花跟前，在床沿坐下。

“妈！”淑花望着母亲，眼泪成串地涌了出来。

“唉，淑花呀，”赵妻一边替淑花擦泪，一边伤感地说：

“你心里喜欢水根，妈知道，从小青梅竹马，算是份真情哪。可是，你现在是嫁了人的女人，是有夫之妇呀。……”

“妈，”淑花抬起头，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听弟弟说，我这种事可以要求离婚。”

“离婚？”赵妻摇了摇头，“那个姓王的瘟丧会答应吗？”

“不用管他！”赵淑花抹去脸上的泪痕，“听弟弟说，工作队的同志一点头，就算定了。”

“真的？……”

赵妻忧戚的脸上透出欣喜的光彩。

“真的。”淑花的头有力地点了一下。

赵光亮和赵光远一前一后，默默地走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

月牙钻出薄薄的云层，向山野泻下一片清辉。

“哥，”光亮忽然开口问，“爹今天哪来那么大的火？”

“还不是为你姐姐的事，水根妈今天来家里闹了半天。”光远说着又问，“你不是说淑花可以离婚吗？”

“嗯。”光亮应着，“不过，这件事姐姐还得找磨子湾工作组反映情况。”

又是一阵沉默后，光亮问：“爹的草八字开回来了？”

“大概是吧，”声音闷闷的，象喉咙卡住个什么硬物。

“这么说，你不打算和爹说秀秀姐的事了？”

“我……”光远脸上涌起一阵难过，“明天天一亮，八字如果合上了，……就……就一切都晚了。”

赵光亮停下脚步，望着哥哥那副委委琐琐的可怜像，叹了口气：“刚才我碰见秀秀姐了，她叫我把她给你做的鞋子带给你，我没接，我让她自己交给你。”

赵光远感情复杂地追问：“她……还说了些什么？”

“啥也没说。”光亮一双机灵的大眼眨了眨，“她在等你下决心。”

“我……”光远的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

“哥，我决定再帮你一次。”

“帮我？”

“嗯。”光亮认真地点点头，“一会儿会开完了，秀秀姐在祠堂后的老槐树下等你。还有，爸替你所说的那门亲事由我解决，不过向爸爸挑明你和秀秀姐的事，得由你自己说，敢不敢？”

赵光远的身体紧张得有些哆嗦，仿佛父亲已一脸怒气地站在自己跟前。他吃力地咽下一口唾沫，目光触到弟弟焦灼的双眼。

“我问你敢不敢？”光亮追问。

“……嗯。”赵光远终于从喉咙里进出一个字来。

堂屋里，赵承甫点着几支香，插在祖宗的牌位前，然后双手合十，嘴里喃喃自语：“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光远的这门亲事能成，那女子人品不错，体质也好……”

赵承甫祈祷完毕，从怀中摸出一个草纸小包，郑重地放入一个小土碟中，然后将另一个草纸小包，也放入一个土碟内。

赵妻仍在屋里和女儿交谈：“我说淑花，你可千万别怨恨你爸，其实他心里还是疼你的。以后，你就别惹他生气了，要是把你爸气出个好歹，这个家，……”

“妈，我知道。”淑花忍住心中的委屈，故意轻松地冲母